

第一章



序曲：梦想和现实

第一节 失乐园——乡村

给你100万英镑，你会怎么花？年轻时，人们总爱问这个问题，它让我们心驰神往，浮想联翩。我有两个备选答案：一个，买艘游艇，雇支乐队，一边听巴赫、舒曼和勃拉姆斯，一边和朋友环游世界；另一个，建一座村庄，在那儿，阿拉伯农民将过上那种我期待他们能过上的日子。

第二个愿望有很深的渊源，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。我一直深爱乡村，但所爱的是一种感觉，而不是我所真正了解的东西。我们从开罗去亚历山大港过暑假时，我从火车窗外看到了农村，那里是阿拉伯农民生活的地方。但在这短暂的经历中，又插入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，它们分别来自我的父亲和母亲。

父亲对乡村避之唯恐不及，在他眼里，那里蚊蝇满地、污水横流，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与有任何瓜葛。尽管有几处乡下的地产，但他从不造访，也不会去省会曼苏拉外围的任何乡村。每年，他只去曼苏拉城里见他的庄园管家，收房租。27岁以前，我从来没去过家里的任何一处乡下庄园。

母亲在乡下度过一段童年时光，那是她最美好的回忆，一直到晚年也念念不忘要回乡下。她给我们讲了许多农场里动物的故事，鸽子和小鸡，四下里跟着她的温顺小羊，她怎么和它们交朋友，怎么观察它们度过四季。而我们能近距离观察的为数不多的动物，要么是为古尔邦一拜兰节买来的羊羔，它们刚和我交上朋友就要被宰杀；要么是赶过街道送往屠宰场的成群牛犊。她告诉我们，人们怎样

在乡下生产自己的全部所需，除了做衣服的布料，什么也不用买，连做扫帚的灯芯草都沿着农场的沟渠生长。我似乎继承了母亲的未尽夙愿——回到乡村，我认为乡村可以提供一种比城市更简单、更快乐、更无忧的生活。

这两幅画面，在我的脑海里交织成这么一幅景象：乡村是天堂，但头上蚊蝇遮天蔽日，脚下溪水潺潺，转眼泥泞不堪，血吸虫病和疟疾猖狂肆虐。这幅景象一直在我心间萦绕，让我觉得应该做些什么来恢复埃及乡村天堂般的幸福。那时少不更事，想法太单纯；但打那以后，这个问题一直让我牵肠挂肚，这么多年来，它不断冒出来的复杂性只会增强我的信念，思考究竟做点儿什么东西才能解决它。不过，只有在爱的激励下，这种“东西”才能开花结果。要改变乡村面貌的人，不能在开罗的办公室里颐指气使指手画脚；他们要打心眼儿里对农户有感情，愿意和农户一起生活；要安家乡村，将其一生投入实践；要扎根现场，为改善乡村生活而努力。

由于我对农民生活的这种感情，中学毕业后，别人领着我去申请了一所农业院校。不过，报考该校的学生得准备一个入学考试。当时，我的农业实践经验仅限于火车窗外那惊鸿一瞥，但我想可以通过课本上学到的农业知识来弥补自身不足。我认真学习了每一种作物的所有知识，然后就去面见了考官（那是一次面试）。

主考人问：“如果你有一块棉花地，想在里面种水稻，你会怎么做？”

“多么愚蠢的问题”，我心里想，随口答道，“很简单。我会拔掉棉花，种上水稻。”

主考人没说什么，只是又问：“种玉米要多长时间？”

我答道，“6个月。”当时我记错了，应该是6个星期。

“你确定吗？”主考人问，“7个月差不多吧？”

我搜肠刮肚，火车上曾留意过，玉米地是一大片的，里面从来没见过什么人。收获玉米一定要很长时间。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，“可能7个月吧。”

“甚至8个月？”

“嗯，是的，我想是的。”

“要不9个月？”

我开始隐隐觉得，他们或许不太尊重我的回答，只是客客气气地把我打发走了。农学院也没录取我。

我转而进入理工学院，选择了建筑学。毕业后的一天，我去埃及托哈督造一所学校。托哈是尼罗河三角洲北部河岸的一座小镇，在曼苏拉对面。校址在城外，过了一两天，我就开始特意绕行，免得穿城。我讨厌穷街陋巷的景象和气味，街上满是泥泞和污秽，各种厨余垃圾——脏水、鱼鳞、腐烂的蔬菜和动物的内脏，随意丢弃；满是气味和苍蝇的街头，外观破烂的几间店面，可怜巴巴的几样货物，一贫如洗的零星的路人。我实在受不了穿过这座小镇。

这座小镇使我心烦意乱，我满心都是农民对其处境的无奈屈从、狭隘而麻木的人生观念，他们对可怕的境遇逆来顺受，他们被迫一辈子屈身于托哈的破房子里苦于生计。他们流露出来的冷漠，扼住了我的喉咙。在这种景象面前，我的无助让我备受煎熬。总能做点儿什么，对吧？

可是，能做些什么呢？农民深陷苦难，难以变革。他们需要像样的房子，但房子很贵。在大城镇，住房的投资回报可以让资本家趋之若鹜，而且公共机构，譬如各个部委、市镇议会等，还经常为城镇居民提供一揽子的住房安置，但资本家和政府好像都不愿承担农民住房的供给，因为资本家得不到租金回报，政治家得不到太多荣耀；双方都对此事不闻不问，农民一如既往地陷于穷厄困顿。你可能会说，自助者天助，但这些农民何以自助呢？他们连盖茅草房的芦苇都买不起，又怎么可能会为造好房子去买钢筋、木头和混凝土呢？他们怎么可能花钱请建筑工人来盖房子呢？不会的。命运与社会都无从眷顾，他们在生养之地，在肮脏和不安中，疾病缠身、命运多舛、苟延残喘。据联合国统计，在埃及，这些人加起来有几百万，而地球上还有8亿农民，占地球人口总数的1/3——如今，因缺乏适当的住所^①而注定早逝。

碰巧，我们家的一个农场就在托哈附近，于是我趁机去看了看。这是一次糟糕的经历。直到那时，我才知道农场里农民的生活是多么的脏、乱、差。我看见一片土制的茅草房，低矮、昏暗、邋遢，没有窗户，没有厕所，没有洁净的水，牲口和人住在同一间房子里；这和我想象中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大相径庭。这个糟糕的农场里，一切都屈从于经济原理；庄稼一直长到茅屋门槛，这些茅屋在凌乱的农田里挤作一团，尽可能腾出点地来，种上能换几个钱的庄稼；没有树阴，那

^① 此处原文peasants doomed to premature death because of their inadequate housing。作者哈桑·法赛服务的人群是“心中的客户：经济上的贱民”，他们生活在现金经济之外，属于“因缺乏适当的住所而过早夭亡的全世界数亿人”（Fathy's commitment was to his “ideal clients: the economic untouchables,” who live outside the cash economy and to “the bill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demned to a premature death for lack of adequate shelter.”）。

——译者注

会妨碍棉花的生长；对终其一生在此生活的人，我们袖手旁观，无动于衷。

眼前的画面取代了先前那幅泥土芬芳、溪水潺潺的乡村天堂。然而，也算是某种幸运，这个农场属于我们家，它让我明白自己对乡村是有责任的。我第一次窥见的乡村便是自家农场，而我们对农户的锥心苦难漠然无知。

自然而然地，我敦促父母翻修农场，他们照做了。但抛开农场建筑和农民住房之外，我最想做的是在那里为家人盖一栋房子。我觉得这个农场年久失修的主要原因，是我们谁也没去过，而保持农场良好运营的最佳保证，是让我们家的人尽可能常居于此。幸运的是，那里有一个两房的小屋，我可以动手修缮和改建；虽然父母以为我疯了，可这个过程着实令人愉悦。我哥哥待在那儿，隔三岔五还带客人来，所以几乎没有空置。

第二节 泥砖——农村重建的唯一希望

上善若水，
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
处众人之所恶，
故几于道。

——老子

在埃及，但凡名下有一亩土地的农民都会有一栋自己的房子，而有一百亩或更多土地的地主却买不起一栋，真是咄咄怪事。只不过，农民的房子是把泥土从地里挖出晒干，用泥土或泥砖来盖的。在这片土地上，在埃及每一间茅舍和破旧的小屋里，都有我问题的答案。这片土地上，多少年来，多少个世纪以来，农民一直在明智地、悄然地开发这种唾手可得的建筑材料，而我们，受现代学校教育观念的浸染，从未想过用泥巴这种可笑物质来创建房屋这样严肃的东西。但为什么不呢？当然，农民的房子可能会逼仄、昏暗、邋遢、不便，但这并不是泥砖的错。只要有好的设计和一把扫帚，这些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。为什么不用这种天赐的材料来建造我们的乡村住房呢？为什么不把农民自己的房子搞得更好一些呢？为什么农民的房子和地主的房子非得区别对待呢？两者都用泥砖建造，都好好设计一番，就都能给它们的主人带来美观和舒适。

因此，我开始用泥砖设计乡村住房。我做了很多设计，1937年甚至在曼苏拉举办了一个展览，后来在开罗也办了一次，当时还做了一

个关于乡村住房概念的讲座。这堂演讲带来了几个建造的机会。这几栋房子，大多是给有钱的客户设计的，当然跟老城镇风格的乡村住房相比是有进步的，不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更好看一点。尽管这几栋房子的泥砖墙经济实惠，但跟用传统材料建造的房子相比，它们也便宜不了多少，因为盖屋顶用的木料很贵。



◎ 哈齐普苏特王后制作泥砖

第三节 泥制屋顶，埃及巴提姆^①——试验与出错

不久，战争爆发，所有的建造活动都停了。钢材和木料的供给彻底中断，军队征用了乡村里的现存材料。不过，我仍然痴迷于自己在乡村盖房子的心愿，于是四下奔走解决材料短缺的问题。至少我还有泥砖！我突然想到，纵使除了泥砖之外我一无所有，境况也不比我们的祖先差。埃及并不是一直从比利时进口钢材，从罗马尼亚进口木材，但埃及一直在盖房子。他们是怎么建造的呢？墙，是的。我也可以砌墙，但我没有盖屋顶的东西。难道泥砖不能用来盖屋顶吗？那用拱顶来盖怎么样？

通常，为房间盖上一个拱顶，泥瓦匠会找木匠做一个坚固的木制衬筒，拱顶建好之后，木制衬筒得拆除；这是一个完整的木制拱顶，整个房间都是由通长的木撑支着，那层拱顶的砌体将铺设于其上。

除了要精心制作，还要有特殊的技能，以确保一块块楔形拱石指向曲线的中心，但这种建造方法，超出了农民的能力。这是一种造桥的技术。

那个时候，我想起古人一度造过没有衬筒的拱顶，所以，我们也不妨试试。当时，我应埃及皇家农业协会之邀做些设计，于是就把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融入这些房子。我向泥瓦匠解释了自己的心愿，他们真就试着在不用衬筒的情况下竖起我的拱顶。拱顶轰然倒塌，猝不及防。

^① Bahtim，埃及地名。——译者注

后来反复尝试，依然不得其门。显然，如果古人知道怎样建造没有衬筒的拱顶，这个秘密也早已经随其埋葬。

当时，我哥哥正好是阿斯旺大坝的一名主管。他知道了我的失败，同情地听着，然后说，努比亚人实际上是在建造的过程中把拱顶竖立起来的，根本不用任何支撑，就这样给他们的住房和清真寺盖上屋顶。我激动至极，也许，终究，古人并没把他们的秘密带入那令我恼火的拱顶坟墓里去。也许我所有问题的答案，能让我在房子的所有部位都用上泥砖的技术，正在努比亚等着我。